

自雒山有木名交讓眾木敷榮後方萌芽亦更茂也  
武陵郡西有陽山山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草一

頭行山中時常見荆州記

武陵桃源酒法取神麴二十兩細剉如棗核大晒乾取河水  
一斗澄清浸待發取一斗好糯米淘三二十遍令淨以水  
清為三漚炊飯令極軟爛攤冷以四時氣候消息之投入  
麴汁中熟攪令似爛粥候發即更炊二斗米依前法更投  
二斗嘗之其味亦不似酒勿怪之又炊二斗米投之候發  
更投三斗待冷以前法投之其酒既成如天氣稍冷即暖

常德叢談

和熟後三五日發頭有澄清者先取飲之獨除萬病令人  
輕健縱令酣酌無所傷此本於武陵桃源中得之久服延  
年益壽後被齊民要術中採綴編錄時人縱傳之皆失其  
妙此方蓋桃源中旨本也今商量以空水浸麴末為妙每  
造一斗米先取一合以水煎取一升澄取清汁浸麴待發  
經一日投之五投畢待發定訖更一兩日然後可壓漉即  
滓大半化為酒如味一硬即每一斗酒蒸三升糯米取大麥  
麴糲一大匙神麴末一大分熟攪和盛葛袋中內入酒甕  
候甘美即去卻袋凡此造諸色酒北地寒即如人氣發之時  
中氣發即須至冷為佳不然則醋矣北造往往不發緣此



寒故也雖料理得發味終不堪但密泥頭經亦後即  
甕自成美酒矣知不足齋叢書酒經

荆南居士客麻城中淳熙間有一鸚鵡在雕籠中見長老壽

普來忽鳴曰望慈悲解脫僧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頓

悟自後不復作聲數日麻嫌其不語縱之徑赴僧側啾啾

致謝僧解之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教僧令誦佛法經

八年僧至桃源王家菴一小兒來謝曰吾昔麻氏鸚鵡也

荷方便今在四港書家作男子矣驗之左脇下尙有翅毫

素堅志

桃源女子吳寸趾恆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郎

常德叢談 卷三

君也女意其爲休文如畧入夢一日忽見形漸小化爲蜂

飛入花叢中自是恆引密蜂至其家以作密與富寸趾因

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誠齋雜記亦見舊通志

花山潭有魚每正月或一日出遊種類各別人莫能取舊事

功德母菴額榮國王磨筆也紺殿供三佛法相莊嚴妙好

自大唐請之石匠廢利者請之先後二日具後往迤晨皆

杲然霽也來則工龍雷電風伯雨師扈五百里許亭午始

至至復開朗如日眾莫不駭詫綦靈異矣旋有持泥金字

梵筴一請售曰耀擁護輪經也悉佛母名號疑國之

俱胝陀羅尼珍一冊函之水爲菴鎖亦是一奇德園記



似治瀝園掘池得一繡蝕古鑑色綠如瓜背誌四字曰千秋  
福祿漢分書也予築閣以居而藏厥鑑因取千秋命閣志  
祥也閣三重環羣松而覆之最上椽栝綺疏皆丹釐以供  
佛爲龕者三中列烏思藏諸滲金如來相左觀音大士絹  
本屠緯真所貽傳爲唐吳道子筆右草衣文殊紙本汪仲  
菴所貽傳爲唐閻相國筆皆希世之珍也予晨夕禮拜繙  
閱法寶有大乘諸品列焉中則藏古今書史數萬卷上署  
千秋閣字卽摩諸鑑背而濶之中額曰萬卷書樓則榮國  
王睿筆也簷榜以儷語曰最上一層願見西方諸佛此中  
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龍膺濼園記

常德叢談

卷三

三

關壯繆斬顏良曹操表爲漢壽亭侯見三國志先王卽位時  
勸進表列名漢壽亭侯關羽新亭侯張飛更可証也後人  
誤以漢字屬上但稱壽亭故洪容齋隨筆力辨其非吳青  
壇讀書質疑並稱漢壽縣在犍爲史稱費禕被害於漢壽  
此亦未詳考按漢壽縣本有二費禕被害之地在蜀中郭  
璞爾雅註云有水從漢中沔陽南流至梓潼漢壽此本廣  
漢葭萌縣建安二十五年蜀先王改名漢壽者今廣元縣曹操  
表封關公則在建安五年固無由預立此名續漢郡國志  
武陵屬縣有漢壽乃漢順帝時改名關公所封蓋卽此地  
而熊方後漢書年表異姓侯內有壽亭侯關羽其下格註



云武陵壽亭上少一漢字蓋傳寫脫誤至世之稱壽亭則已非一日大明

會典亦止稱壽亭侯嘉靖十年太常卿黃芳奏改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宋牧仲筠

廊偶筆記大內有壽亭侯印九紐連環四翡翠爛然旁有

痕似嵌寶石取去者牧仲之父文康公嘗印取一紙云又

許觀東齋記事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製甚

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漁者以為金

競而訟於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遂留長沙官庫時

有光怪乃送荆門玉泉寺關壯繆祠按紹興時所獲古印

已但稱壽亭侯則世俗之訛公本號已久矣咳餘叢考

孝廉兄有茶圃在桃花源西巖谷奇琪花珍羽莫能辨識

常德叢談  三  四

其所產茶芽實用蒸法如岍子理部日遊松蘿山親見方

長者製茶法甚其子手書茶僧卷贈之歸而傳其法故山

中人弗習也中歲自祠部出偕羅高君太和輒入吾里偶

納涼城西莊稱姜家山者上有茶數株翳叢薄中朝晞灑

露高君手擷其芽數升旋沃山莊鑄炊松芽活火且炒日

揉得數合馳獻先計部命童汲西流烹之洗盞細啜色白

而香與松蘿等自是吾兄弟每及穀雨前遣幹僕入山督

製如法分藏僅僅邇來榮邸中益稔茲法近採諸梁山製

之色味絕佳乃知物不殊顧腕法工拙何如耳龍膺茶解跋

余鄉延溪厥有石犀牛其來頗久近歲居民藝麥被鄰牛夜



金雞盡牛王懼其訟已乃故言曰早見牧兒言石犀如  
喘又口有餘青食鄰麥者殆是乎眾皆謂石犀歲久變物  
於是藝麥家持石往斷犀足嗟夫鄰牛食麥石犀受擊其  
形以一擊壞其名以眾口神凡事如是何可不揆諸理  
余邑嘑云豕來貧家犬來富家貓來孝家故猪猫二物皆爲  
人忌邑博士張宗聖者解曰嘑語政不爾貧家籬壁穿破  
故猪來非猪能兆貧也富家飲饌豐遺骨多故犬來非犬  
能兆富也家多鼠蟲爲耗故猫來孝家則耗之訛非猫能  
兆孝也

上俱雪  
濤小說

大殿古迦文佛頂相傳嵌有辟塵珠一顆故自唐至今不假

常德叢談

卷三

拂拭光燦如新 國朝初有辰常總兵馬蛟麟知之密遣  
人竊取取者歸卽暴亡麟移兵辰州於淑浦道中遇一顛  
僧投筲麟本回教疾僧如仇喝僧僧走飛馬追之不及隨  
折筲云堪笑蛟麟取我珠花放木犀根早枯珠事雖覺自  
慚而後意莫解直以風顛視之橫貪益甚晉大將軍鎮守  
廣西無子以姪馬雄襲職後從三藩謀逆夷其三族非僧  
所云花放而根早枯者乎

德山  
志

洞庭有巨蚌如舟航夜深展殼往來風波間吞吐明珠與月

爭輝漁者百計取之卒莫能得

風土  
記

康熙六年四月洞庭湖中忽見城郭樓臺宮室人畜車馬



形移時乃滅八年復見順流至城陵磯二十三年復見

小山十二及城郭寶塔之屬自申至酉乃滅舊通志

包茅湖南所產有三處一在麻陽縣東包茅山一在永州不

獨沅江有包茅也舊志

汎洲義興寺前回道人過此題勒馬問船牛鼻渡釣魚望月

橘林洲之句於柏樹上後柏圍數十尺好事者鋸之片片

皆字今所存葉猶踰抱龍志

法洪寺在府北延壽山上傳目蓮尊者為母延壽所建寺東

有古樹一株不知何時經霹靂剖為兩開時立一半有皮

一半無皮無皮處劈痕宛然可合異在兩開有強弱強者

常德叢談

卷三

圍約丈四尺葉長狹勻布不花實弱者圍約六七尺葉疎

密不一開花繁白同萬年枝九十月間滿樹黃實如小李

間有赤者一樹而有雌雄之異不可解也補輯

龍堆在草尾平地白沙如帶長里許寬約四尺高六七寸至

身波紋如鱗其首迴蟠蜿蜒入湖人稱為土龍杜詩蛟室

圍青草龍堆隱白沙殆謂此耶沅江志

車子岐蕭公廟半里許大樹下覆鐘一口前明成化時某

婦所修至今風雨之日鐘下霧氣上騰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七月縣前潭內網得火炮一尊重者

筋上刻隔山鳥字跡繳入常德軍門



人楊雲龍家兄弟友愛每歲意而百雙翔集其家衙土成  
巢里人異之呼所居為百燕樓其後雲龍沒燕亦不至  
萬子湖有太蚌能與雲雨嘗張甲如帆飛翔水面聞鼓樂聲  
乾隆乙巳有民樵於湖洲遇美人曰子晚來妾願以身從  
金銀玉帛惟子所需如其言在城廓屋舍儼然燈光如日  
有數十人列陣迎之易服履開宴每夜至雞鳴送歸一日  
以語所善彌月從者甚眾里人驚異以其事聞於縣拘之  
各予以杖其迷皆醒

連理枝在沅江車子岐唐姓基後兩幹扶疎繁枝交互唐氏  
尤人甚愛惜戒子孫勿摧戕唐氏一家雍睦人謂是木為

常德叢談

卷三

瑞應 上供沅  
山新志

昔稱曾三異因話錄有云雲水人以水竹採之下為盞上為  
方盞盞之中置衣食盞之下藏藥物負之於背以行名曰  
避秦此二字班馬書載於四皓事處器物因事以名其源

流有如此者 徐謙桃  
源紀游

桃源洞中有石花益香草皆天然生成

名勝志

洞溪中產九節菖蒲絡石沿澤下即遇仙橋

洞說

桃源洞隴間盡生方竹無慮數千萬竿竹下五加黃精異草

叢生江盈科曰地產方竹貴遊索之采伐漸盡

縣志  
藝文

洞水中有龜釣吻如鵝鵬背有鬚四足比他龜獨長足是



有甲如龍麟色深黃如糝金洞說名黃麟龜獲之禱而

應秦人洞說

德山龍潭傳有白龍蟠伏於內其底與山上白龍井相通鐵

塔在德山白龍井前為龍潭後戶金剛說法龍化老翁獻

糝食於井上供齋日久恐其徙遷知龍性畏鐵故造鐵浮

圖以鎮焉德山志

桂花園在孤峯下三幹離奇原有精舍今圯袁宏道遊德山

記曰崖桂盛開芬香襲一山山固多桂也同上

桃川宮旁梧桐樹根大數十圍坐十餘人相傳瞿仙飛昇處

龍唐府志

### 常德叢談

### 卷三

八

空心亭在桃川宮園三丈餘中心空可容數十人枝茂苔青

傳植千餘年志

府南夫山坡產丹石供繪事絕佳有意尋之輒不得志

萬歷間有銅釜隨澆下聲滿川谷與洪濤相鼓盪蓋秦人樂

器也里人乃範為元帝像桃源拾遺

鹿苑古觀音寺在陽山下梁山碑言西晉建隆時有僧妙音

駐錫於此建隆乃宋號西晉妙音馴白鹿出入乘之世號

白鹿禪師五代時虞者得物白質黑章或曰故白鹿也其

下為鹿苑口寺後廢為榮國之懷園武陵醫事

九頭鳥身圓如箕十脰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缺而鮮血



滴一脰各生兩翅飛時十八翼霍霍而動所向不同  
爭拗用力競進而翅翻有傷折者飛過人家以爲不祥小  
兒羣呼拍手以厭之

舊通志

嘉慶十六年夏歲旱有煤舟沉於陬市潭中募泅者見其下  
有銅缸一口出之約重二千斤菜綠色高廣約七八尺聲  
如巨鐘異在已注水叩之其聲與未注水時無異

右物

武陵李娥年六十病卒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  
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乃盜發塚求金以斧剖棺娥於棺  
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仲驚遽走爲縣吏所見遂逮治法

常德叢談

卷三

九

當棄市娥兒聞母訃來迎將娥同去武陵太守乃召見問  
狀娥曰謬爲司命所召到時得遣歸適見外兄劉伯文娥  
語曰我誤爲所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不能獨行能爲我  
得一件否又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爲家人所埋歸  
時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因詢於戶曹答曰今武陵  
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爲伴兼敕黑過娥比舍  
蔡仲發出娥也於是娥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  
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聞之慨然歎曰天下事  
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爲蔡仲發塚爲鬼神所使雖欲  
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報可

按神記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寺門一婦汲水有客善幻術戲惱之使  
絮水不動婦人曰勿相戲戲則請校法乃擲其擔化爲小  
蛇客取粉塊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不能入婦人  
汲水叱之稍大又懇言莫相戲客固自若蛇入直抵十五  
圈中再噴水叱之遽大如椽徑獵中圈將齧客婦人又諭  
止客猶不聽蛇卽其足纏繞至項不可解寺人欲走訴官  
婦笑曰無傷也引手取蛇入之地依然一擔耳謂客曰汝  
術未精何敢若此湖廣通志

劉言世爲馬氏宿將節度朗州號劉鷲牙馬氏將亂民間謠  
曰馬去也不用鞭鷲牙過今年後邊鷲入長沙盡俘諸馬

### 常德叢談

#### 卷三

十

而鎬爲王達所逐言亦爲潘叔嗣所殺

十國春秋下同

馬氏末年天冊閣爲天火焚朗州寺此夜聞空中呵喝言迴  
避天冊閣來雲中若干萬人昇荷重物累日潭州方火

周行逢鎮西土湖湘兵將積功檢校官至王公者以千數行  
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徐仲雅曰四鄰  
乃亦畏我乎對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鄰那  
得不畏續世說

馬希範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捧柱  
相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當時服飾窮極  
工巧其幞頭展角長丈餘以象龍角諸院五十僕從炬赫



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

荆州近事

湖南馬武穆王巡邊回州舟至洞庭春江口暴風忽至波如連山乃見波中譎怪蛟螭出没雲霧昏濛有如武夫執戈戟者有如文吏具攔簡者有如捧盤盂者徘徊伺候閃爍睚眦莫知何物左右大駭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爲請王不聽移時風定僅獲存焉數年王薨

同上

周行逢命景山爲益陽令強取人家婦人景山曰卑吏無他蓋存恤孤寡行逢曰何不寬其賦稅免其徭役反置之於家於理安平戲謂僚吏曰不如令佐海龍王去遂投於江

中統志

### 常德叢談

#### 卷三

七

鼎通判柳應辰傳治鯁魚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口中而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卽差按應辰官都官員外郎常書夫字符於浯溪磨崖

碑旁

文昌雜錄

鼎澧五州亂鐘蜚英見襄陽張爲孝而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不答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宴之復謂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爲孝乃請空名帖三十踰旬與三十騎領甲士五千至蜚英請所統姓名則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紆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不數日戰捷江上悉平制使呂文德招之皆不就



常武之禍莫慘於癸未之冬獻賊破城殺戮甚慘尸橫血漂不可數紀獨以青衿不屈一時被殺七十餘人其慘殺不知名姓者猶眾不可詳矣今畧記有名者數人亦見武陵昔號義陵相沿雖久猶存遺風焉舊志

洞庭湖神過客祈禱必驗分風送船

虞喜志林

武陵舊事龍陽志載洪沾廟云相傳祀柳毅廟側有柳毅井往來過湖者輒乞靈焉按洞庭湖神分風送船晉虞喜志林已載之非唐柳毅稱洞庭君者明矣俗傳唐馬后過此阻風神顯靈以兩丁日送破八百逆風五更命舟師望逆風徑發一日抵岳陽遂加封號修殿宇疑是五代時長沙馬氏土人競神其說

梁山廟祀梁松明嘉靖間郡守陸垵以松嘗譖馬新息議毀

常德叢談

卷三

其祠海鹽錢給諫過郡辨曰攷梁崧乃唐狀元治武陵曾奏減郡稅母病歸養郡人追之及渡留所乘白馬因以名渡志思也所祀者必此人以為松誤矣考郡志無崧事豈世遠漏載也世傳白鹿禪師居梁山定中見乘馬神人數輩云梁松得上帝旨血食茲土奉遣開山師弗與爭止議勿犯靜室此梁祠所由建也竊意鬼神幻渺即如前說安知白鹿定中所聞松崧二字音同字異當日未必加東漢於梁某之上而人聞名冒實以訛傳訛未可知也通志

余疑梁山之名不自陵鄉侯始而舊志亦謂陵鄉無血食此土之事然其著於碣者有三異焉其一異在西晉時次在



五代時最後南渡時碑言鑿鑿惜無廣其傳者余謹因其  
本事而寫之先是妙音之時陵鄉形見而請曰某奉上帝  
勅王斯土而廟容不稱願徒峯顛妙音曰須受吾戒神煩  
而聽因忽不見一夕大風雷雨廟騰峯頂明日視之椽瓦  
自如遠近聞之奔湊聲震林谷其後雷氏構逆阻兵城南  
雷家洲而馬湖南討之亦請於神有功勅封神爲義安王  
神欲表謝上帝遣朱衣吏夜雜史生松於夢中而爲之文  
又追僧彥修魂而佐之書史生者洛陽人時寓州城其在  
夢中如有人牽馬而名之報以升馳而歷山若飛至則見  
冕服而王者端居遣爲文初辨不敏王者言無讓而名在

常德叢談

卷三

三

科目故以相煩願左右取東漢傳來曰此吾事也君名與  
吾同宜改曰扈卽應科目史生卽謝易名而爲表文王者  
稱善乃令彥修書書畢置酒殿中史生則爲詩以獻云南  
國賢王夜宴時殿前高下甚威儀鳳笙清應歌喉滑鼉鼓  
輕敲舞袖垂風散金爐香旖旎彩籠銀燭影參差今宵得  
遇希奇事深媿全無絕妙詞又爲歌以贈彥修有醉筆頻  
揮彪虎走須臾數字大如斗之句已而引滿數白起行忽  
驚而覺則酒氣拂拂猶在枕中也因盡憶所爲文筆之此  
明訪僧彥修得之開元寺已錄文在其案相與誌其事  
傳之連父四年郡有草寇圍城太守集衆之北



之若兵數千自北來金鼓有聲旗幟皆大書梁字賊望見  
大驚解去兵亦旋沒不見山中之碣有三植者二偃者一  
讀其刻無異詞皆承載斯事疑自廟食以來詞聽相受野  
人述而爲文儼則又改爲之故其書字愈訛不可校  
然其事有足徵者按五代史馬殷遣秦彥暉攻朗州事平  
在梁太祖時而關中石刻乾化中有僧彥修以能書聞乾  
化則太祖之年號也武陵舊志梵寺中無開元之目而古  
蹟春甲君宅江石府北開元寺今入藩邸之語推此一端  
知其不謬至建父四年里州民種相作亂爲孔彥舟所擒  
餘軍皆殺舉兵復爲程昌寓所破見於高宗本紀則草寇

之引公也余曰人道迥神道遠方陵鄉之生爲人史書之  
一則何託再則曰余里何託嘗一是至沒而爲神與名  
山則何託有地方數百里享祀數千百年爲人長子孫利  
益人移如響則是其所以血食者歟陽嗣昌  
來山記  
化十有五年春正月乙亥予以公務駐節辰州分巡湖北  
道僉事奉檄督屬擒捕桃源武陵辰州賊盜數十人丙子  
乃放舟趨常德因慮之情險狹計王國相之地山  
川廣險境接諸樊必欲盡於人亦之已  
必將潔己以資於神明丁丑抵桃源縣至八月已  
命吏具紙筆僕人秉燭草創戊寅命縣司具已



陳明書回之內盡屬就擒已與緝下庚辰外府上報如例  
避之幸已發賊二人供稱賊首二月己丑并曉伏獲之云  
擄前諸家希皆其羣也前此又獲反獄盜一名皆在十日  
之內方獲之時皆靡然服從無一人敢作意拒捕者嗚乎  
非神之靈異詎能感應之速如是耶劉誠城陸  
虛異志

馬... 人皆別方素蒙首... 之武率醫亦... 夙不可...  
湖上舟行雖... 而遇順風加之人力自旦及暮可行二百  
常德叢談

卷三

吉

星岳陽西到華容過大沅漢沐湖一日程又西到澧江口  
龜州江口皆通大沅漢赤沙三日程南至沅江過赤鼻山  
湖四日程又東至湘江過磊石青草湖兩日程夏秋水漲  
其道如舟冬交人... 往往淺澀江道自回或遠或近雖  
風濤之患而... 上  
鼓樓山上有百... 下... 中容數千人... 盜藏之所  
謂... 後遂... 按水經... 洞庭...  
湖... 有... 湖... 有金洲... 也兵...

舊矣... 湖... 有...



名蓋子美初由公安至潭州當過朗州境抵青草

然後入湘故水宿遺懷有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溪之語

可証也陳潛 先輩姚汝孝詩學 過洞庭日午忽風浪大作舟幾沒榜人呼

曰此洞庭君顯靈許祀以羊豕當保安全公曰吾為官澈

底清貧從何處得祭物不為動夫人乃拔頭上釵投諸湖

頃之風定抵暮泊舟買魚沽酒剖魚腹前所投釵宛然在焉同上

洞庭每冬必有舟溺於渚間百十人溺之者可動須俟來歲聽其自流謂湖神出巡敕令守洲其舟子夜宿舟中輒聞

常德叢談

卷三

共

飛濤急湍檣楫如飛曉仍翻於散處如此者為吉徵賈客

尤利之舟移之日視其式造小舟獻於神廟異聞錄

漢壽城邊有子胥亭舊志引劉禹錫漢壽城春望詩序楚王

墳以實之考子胥去楚由宋至鄭復自鄭走昭關渡江抵

姑蘇及其伐楚也敗楚於豫章由長江溯漢五戰至郢破

楚求昭王不得即掘平王墓昭王懼吳復來乃去郢徙都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秦伐楚詎云秦楚界上小國今安

陸府之當陽縣有昭王之墓考其地疑皆與今武陵無

涉大抵子胥亭者不過鄉民慕其孝義立以為賽社

之神耳李廷選 郡志辨



張旭墨池者伍朝墨池也伍朝者武陵漢壽人晉徵士也漢  
壽者秦之索縣今龍陽與武陵分半朝少好學臨池學書  
水爲之墨不樂仕進而終老於家張旭吳人爲常熟尉卒  
於官不知何時適楚今張旭墨池疑附會失真同  
法帖譜系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李廷  
選曰近人多云鼎帖至今存者僅三部其二部在江淮間  
其一部藏吾郡先達朱宦汀家然淳化釋文內亦載鼎帖  
於內又分載有淳熙修內司本北方印成本張氏石本李  
氏石本四種想種數既多則鑄榻自廣三部僅存亦足信  
也同

常德叢談

卷三

十七

競渡事本招屈實始沅湘之間宜諸路倣倣之

競渡畧

舊制四月八日揭篷打船五月一日下水賭賽今則早晚不  
一或官府先禁後弛民情先鼓後罷俗語好事失時者云  
打得船來過了端午

船式長九丈五尺爲中制過長有十一丈五尺者俗說長船  
短馬然有長之驚緩不及短之精悍者其他湖泊溪港所  
在有船或時飾他船水嬉而已賭賽無取焉

和簪一名和橈劉禹錫競渡曲註曰競渡始於武陵至今舉  
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義然則和簪亦  
疑和楫之訛也去古漸遠不聞何在之聲第相呼曰拏橈



拏橈莊子漁父杖拏而引其船陸游老學菴筆記鼎澧謂  
拏子爲橈義兼諸此

划船當郡城之中賭賽之地不過十里間耳江南上至段家  
嘴下至青草嘴江北上至上石碗下至下石碗而勢濶遠  
堪爲賽場南則芳草茂林雪沙霞岸北則危樓畫檻古堞  
重城觀者於此鱗集劉禹錫詩風俗如狂重此時縱觀雲  
委江之湄斯實錄矣

俗傳競渡禳災梅堯臣作祝譏原好競渡使民尙之因以鬪  
傷溺死一歲不爲輟降疾殃劉敞作屈原故辭言競渡非  
原意以曉聖俞辨說蠶起余謂楚俗尙鬼原生時放逐沅

常德叢談

卷三

六

湘親覩淫祀山鬼國殤何與人事而皆爲之辭蓋其俗有  
不可變者也况原以忠直憤塞蹈身洪流民秉之良目謀  
樵悴耳屬牢誠震誠未有憑一葉之舟墮千古之淚亦何  
傷乎江南卑濕温暑司辰王侯駕言士女於邁抑亦山陰  
之禊竹汝南之插萸也使其可已何俟今日

諸船分界兒童婦女無肯遜人一語或祖居此船遷居彼船  
只認祖居者或居此船而不爭船其黨人憎之謂沒志氣  
凡與人手談拇陣角飲爭言勝負或張兩袖舞稱贏了贏  
了和橈勢也流俗酷溺如此若榮府建邦啟土道府縣公  
署臨民雖在諸船界中俗兒亦以市井見分之



其廟神曰梁王其像冕服侍衛兵仗甚嚴乃東漢梁松  
人祀陽山江南有廟郡人祈嗣踏青率往遊焉划花船  
有事茲廟刻神像於龍之首塗其鱗尾五色兩旗白質龍  
文或刺或繪五色頭梢旗鼓和拍之人服黃白色賽花船  
其廟神靈官紫船鱗尾旗繪皆紫黃白色廟神曰李才將  
軍手赤捧白船鱗尾旗服純白廟神曰老官曰羊頭三郎  
竹馬郎皆一手操橈一手或拳或弄綵毬古有竹郎神未  
知是否烏船首尾皆烏紅船鱗尾皆紅旗皆赤色服皆純  
青諸船橈服雜色此兩船橈亦純青廟神曰黃公大伯二  
伯三伯黑面手操橈相傳兄弟皆散客溺水爲神者也大

常德叢談

卷三

七

抵廟神多不經從來久遠姑紀其實如此

江上看船北岸樓有三四層自清平門至下石碗其長五六  
里皆前期爭納僦直緩卽爲人占去至日提壺挈榼馬步  
魚軒切摩道上盤中佳果有韓家李麥黃桃新味有鱠  
蓴菜嘗鼎一臠下或千里方共清談浪笑忽聞船賽莫不  
停杯變色倚檻瞪眸是耶非耶若得若失元黃自戰勝  
俄分於時或氣湧如山可以踏江穿屋或顏灰若死不  
下殿辭樓鷹飛天而雉伏蒿龍爲魚而鼠變虎殆未  
極其情喻也

凡官府看船往時多在官廳神船樓縣廳謙臨沅樓



絲張筵諸船始至必參獻鼓勒橈急划搶岸頭人轉面  
鵝項跪足點頭拍岸仍登樓徧叩官給花紅賞之今富賢  
割圪久矣寓賢者誰本朝薛文清爲御史監沅州銀場行  
來巡寓王文成迂逆瑾謫<sup>龍</sup>龍場旅寓處也俱競渡畧  
渡枉水而南薄岸遶澗西行灌木蒼鬱峯巒<sup>石</sup>拾級上爲  
宣鑑禪師塔院塔與樺俱見存有塔長三寸吾當再來之  
記周金剛演化地也公安袁宏道禮鑑大師塔二偈流水  
高山只自聽白雲終不礙峯青貪他一口龍潭沫枉却金  
剛般若經電走星流也是遲龍潭不見是親師而今石塔  
牢龕取正是金剛出世時塔院之前越澗而北爲榮王妃

常德叢談

卷三

三

吉藏由塔院而西爲乾明寺法像唐時塑妙好莊嚴中存

宋米芾寶藏二字扁龍志

宋時張虛白舉進士不第辟穀遊武陵嘗館於酒姥崔氏家  
索酒不責償經年無厭後詢姥所欲姥以江遠不便汲爲  
辭張遂指舍旁隙地爲井掘得泉甘冽過於酒人爭市之  
後虛白仙去郡人余安遇虛白於揚州遺姥詩曰武陵  
上崔婆酒天上應無地下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臥  
深洞口今井尙存而泉非昔舊通志

河湫山山隈有王姥廟釀酒爲業一道士索酒瓶  
井皆酒曰此所以償耳遂去踰三年得瓶



又至姥深謝之道士問曰酒好否答曰好到好只猪用糶  
耳道士笑題其壁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賣  
還道猪無糟題訖去自是井不復出酒雪壽  
小說  
前輩周問鄭摹關聖真容一軸容係明萬歷時關聖爲荆王  
化身自寫願錫疇有記後周得摹於家宰張公鵬翻處  
並錄願記伏稽關聖自赴義升遐後靈異卒難殫述逮萬  
歷四十三年托夢於福王既驗乃於十月十日勅司禮太  
監李思上九旒珠冠一真素玉帶一四蟠龍袍一黃牌一  
大備徽號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  
十六字建醮三日行天下慶賀一時塑像繪容者萬萬數

常德叢談

卷三

五

荆王頂禮尤虔賜畫名手摹聖容舉無得其神似者王不  
愜意至廢寢食一日有不知名道人長身修髯披鶴氅戴  
筆來謁自游於門曰善畫王延進禮之恭命畫關夫子像  
道人請展紙一幅運筆如飛須臾立就其神采煥發義勇  
之氣見於眉宇王大喜遂焚香迺視及仰首問道人不知  
何處矣後於四十三年春正月夫子降乩示王云感王厚  
意曩者道人卽吾化身也真容不可褻慢錫疇叨列進士  
居京師王謬采虛聲遠馳使者命識顛末夫聖德蕩蕩無  
能名錫疇何人敢一開口取大罪况化身寫容尤屬異事  
豈敢湮沒又王命不敢逆謹齋七日沐浴三日焚香萬頓



首濡筆而記之時萬歷四十四年秋月也問鄉人云  
壬寅隨黔南大方伯劉公廷琛言大冢宰張公鵬翮頂禮  
關帝數十年如一日每禱輒有奇應聖容即帝化身自寫  
顧錫疇記其顛末謬謂小子筆意不俗語冢宰請聖容索  
臨摹概珍藏後復幾驅四方方寸不淨未敢伸手拈墨今  
春居憂在室自精軒焚香洗硯齋心敬描雖莫克肖其  
萬一然於帝英偉淵穆氣象亦庶幾少有所得云時雍正  
丁未春正月也周沒書畫散佚此軸久已不存一日偶於  
裝潢內見之索醫不可得當猶在武陵愚齋  
武陵馮某開基掘古墓為崇此仙云此宋烈士姚鴻業墓吾

常德叢談

卷三

三

當為文祭之曰方元賊陷武陵時余以隻身孤軍不能捍  
國家之左與余愧死無地顧君以尉臣乃誓不與賊俱生  
嗚呼君其烈哉立石題曰故宋烈士姚君鴻業之墓此蓋  
托名文信國雖鬼神荒幻祭後不復為崇錄其名或亦有  
可考云

郡北七十里管白雲墓

國朝知府呂肅高嘗為樹碣嘉慶

八年墓旁崩塌里人復加修砌初啟墓見磚城圓頂四方  
有門其中有堂高二丈餘寬可列四筵堂後有小堂豎石  
塔內實以沙其下皆鋪以大石石之下始為藏棺之所云  
係隱葬不敢啟為閉其四門而封之然白雲隱士不知



事可以此信如此為可異也

增

王叔師詩詠龍介堂將沒告其兄星池云前山兩行道中愛  
某處神祠山水夢中時時到之今將以某處為歸矣又介  
堂於除夕夢元神告辭云云是歲果卒介堂武陵文學之  
上沒於京邸

增

武陵娘子一統志載為范蠡女舊志載為其妻總志范蠡女  
祠在武岡山俗稱娘子神祠今常德有蠡湖意范蠡曾居  
此考越絕書范伯自謂衰賤始居楚故遺跡猶傳耶

舊事

白鶴池在府治內昔有人來朗州鬻墨索值笏一緡無有售  
者一日以墨一笏授道旁貧者不索其值貧者挾歸開視

常德叢談

卷三

三

乃金也州人聞之競奪其所有白於刺史李翺翺詰之已  
而所奪者皆土翺知其異因索其人惟遺芒鞋一隻以獻  
翺不受投諸池中化為白鶴飛去因地為亭額曰白鶴

舊志

右事

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  
贈看花諸君子詩傳於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  
誣其有怨憤不數日出為連州刺史其自叙云貞元二十  
一年春余為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桃是歲出牧連州至  
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



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故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旋又  
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為王客郎中重遊元都蕩然無復一  
樹唯免葵燕麥搖蕩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再

遊時太和二年三月 本事詩

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側嘉泉也便於漱酌行車未有不舍  
車而留者始寇萊公南遷日題於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

未幾丁晉公又過之題於西楹曰鵬之酌泉後范補之諷

安撫湖南留詩於寺詩曰猶存 湘山野錄 扶此條又曰

同詩話云平仲酌泉方顯譽謂之禮佛所  
南行層巒下聯變華路轉幾高僧海龍榮

洞庭天下大觀騷人墨客搜奇者尤眾如水涵天影瀟山拔

常德叢談 卷三

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各有山鳥飛應長墮既遠却如

開皆見稱於世然莫若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壯如在目前至杜子美則又不

然吳楚東南折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幾雲夢也

西清詩話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

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

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

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

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醃而溪中多竹



相類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  
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爲爭奪  
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縣志

胡仔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爲神仙如摩詰劉夢  
得韓退之諸作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詩云一來種桃不  
計春採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知有父子無君  
臣與東坡之論合洪景盧云陶公記詩不過稱賞仙家之  
樂韓公以爲渺茫難知僞與真云云而不及作記之意竊  
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劉裕託  
之秦耳胡仁仲詩大畧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僞不

常德叢談

卷三

三五

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  
意要似寰海離風塵斯說得之同上

古避秦人多矣一見於吳之樵貴谷李白所謂山多靈草木  
人尙古衣冠是也一見於豫章之麻姑山圖譜所謂面目  
黎黑走地如飛是也一見於熊湘之秦人三洞邑人所稱  
石門深鎖鐘磬時聞是也避秦人以桃源特聞則自泉明  
之記始世傳避秦人似創豈始而棲隱繼乃登仙漁郎所  
見者固其子孫未必秦人仍在抑在先世長子孫居然人  
也而後如瞿童藥山雜以流寓其地有空杉方竹神草伏  
流之屬如丹井可以長年石髓可以禦老竟不知所以仙



而仙耶又考邑之北有桃花洞外峙中空五洞相連今疏  
其二得唐續勒石詩則所謂桃源洞者在昔人固已疑之

矣關士琦桃  
源避秦考

偶與客夜話客語予曰文氣與世轉移非人力所可強如漢  
晉之不能不唐宋唐宋之不能不元也體既云近公何不  
效晚近人乎因問晚近詩人誰最客乃舉某某以對而以  
徐文長渭哀然稱首予默然隨口占卽事四詩示客曰四  
座燈前笑語譁自憐蓋甕老生涯風顛憂憂掀人幕水厄  
頻頻過客茶纔罷蜜湯喉似棘甫探蠹筒眼如花季常不  
解持清戒講席笙歌擁絳紗又曰春和一月已輕綿颺發

常德叢談

卷三

三

寒如二月天紅粉厚鋪霜瓦白并刀細剪雪樞穿槐安未  
醒塵中夢米汁聊參醉裏禪破敵漫驕橫海業辟疆別領  
伐山權客嘉賞無已問曰此誰氏筆也余曰卽徐文長遺  
稿耳客乃謂余公詩當彷彿此余笑而唯唯龍太  
常集

膺得石田是卷時時披玩帆夙遊溪村最勝處與黃綺諸隱  
逸相偕竹露松濤板橋草閣扶藜載舫以吟以觴度幾自  
悟前世蓋無懷葛天之民也文章詩畫有獨詣者能移人  
心神類此吾鄉爲桃花源故里人好山水隱逸殆先民之  
遺近闢瀝園於柳葉湖上林壑幽勝繞屋長松大與圖相  
彷彿卽以是爲溪山別業圖可耳令千載而下見茲圖者



如見我滯園也龍膺跋說  
石川畫卷

唐交雲間馮元成董思伯兩先生遊思竹素觀扶風寔孫丹  
臺之九還入那伽之三昧儒耶仙耶佛耶元成先生持節  
來武陵思伯手書南靖節所為桃花源記並詩投之行李  
豈以武陵故仙隱羈地而彼君天人想宜操五色管一決  
其靈翻磨生髮嶺溪上有志於仙佛而隱焉因綴數語於  
卷尾龍膺跋畫太史  
桃花源記卷

一  
深多年寂寞無烟火細嚼梅花當點心讀之似不食人間  
烟火語

黨德叢談

卷三

魏州宮舊有道士姓曾號種桃其人抱元修能詩比其沒也  
邑中博士魯文斐以詩弔之曰種桃道士歸何處曾種溪  
桃作主來今日有桃君不見桃開依舊是君回博士平日  
無詩名乃此章則何減人面桃花之句

余鄉有李可蕃者蓋績溪令李麓南長子號瞻麓少負美才  
善談吐所為詩未必成家然自有詩趣滇南有楊孝廉者  
號淳菴曾侍其父博士寓余邑久與瞻麓善後楊與四川  
同試轉湘潭潭令李遺書楊未答李復遺以詩云十年一  
杳難期怪殺魚遲雁亦遲囊貯薛箋無用處楊與四川  
同試轉湘潭潭令李遺書楊未答李復遺以詩云十年一  
杳難期怪殺魚遲雁亦遲囊貯薛箋無用處

用神觀此李之才情可想



余邑李沅南風情特勝赴公車別所愛姬代爲題詩曰寶馬  
金鞭白玉鞍彙砧明日上長安夜深幾點傷心淚滴入紅  
爐火亦寒詩固佳公後託於他人不欲自著云

沅南又述一人題二喬觀兵書圖云香扇並倚讀兵書韜畧

原非中饋圖千古周商風他本晚  
儼何不讀關雎亦雅致

可喜上俱江盈科  
雪濤詩評

崇禎己卯九月初一日上傳賜督師輔臣楊嗣昌銀一百兩  
大紅紵絲四表裏斗牛一襲軍前賞功著內庫發銀四萬  
兩賞坊銀牌一千五百面各色蟒衣紵絲五百疋紅絹五  
百疋頃之上名閣臣及六部尙書諭云今著輔臣楊嗣昌

帝德叢談

卷三

三

督師剿賊吏部用人戶部錢糧兵部調度俱要照應不得  
掣肘諸臣應諾與倣督師輔臣銀印有頃名臣嗣昌曰卿  
之剿賊以何者爲先臣嗣昌對曰權難預設待到軍前條  
上方畧但臣以干罪萬罪彈射交加之身獨蒙聖鑒不惟  
赦其死罪且深諒其苦衷臣之感恩圖報斷無有心不盡  
有力不竭之理然忠武云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觀至於  
同舟共濟之屬望於諸督撫者將伯之益實多萬一不稱  
臣有所彈劾其取怨於本人猶可言也而從旁佐鬪挑鋒  
者不知若干臣亦無心烙管惟始終仰求聖鑒諒臣青  
白曰心事而已初四日召對嗣昌又舉愛惜人才培



氣之說且請名還黃道周 范景文劉同升趙士春大救成

勇上默然頃之還有一事 要緊特名卿來密諭云云 言張

夬不可救其餘 又諭輔臣 督師事不常有今寫數字賜卿 獻忠

顧黃門跪授臣嗣昌臣嗣 昌拜而受之因勅左右展觀東

班諸臣盡過西班同跪而 讀之詩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

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 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 字大

餘體法道勁兼王顏後一 行署云賜督師輔臣嗣昌又

行署云崇禎十二年九月 前鈐御筆之章輔首一寶上方

中書一押大體似明德二 字合成者鈐一引正萬邦之

寶黃色金龍蠟箋厚如表 指甲長四尺餘濶一尺七寸初

六日陛辭賜食飲宴三杯 出朝登車 按賜詩今其子孫猶

常德叢談 卷三

以誤之似未可 概以成敗論也

九歌之數至山鬼已滿國殤 禮魂似多二篇五臣云九者陽

數之極取蕭韶九成之義 涉於穿鑿姚寬謂如七啟七發

不論篇數但九章又何以 恰符耶竊謂山鬼與正神不同

國殤禮魂乃人新死為鬼 者物以類聚雖三篇實只一篇

合前共得九也九章王逸 謂放江南作而何以一則稱造

都為南行稱朝臣為南人 又一以思君為西思耶按惜誦

思美人抽思當是懷王時 作涉江以下方是頃襄放江南

作原初被讒不復在左徒 之位未嘗不在朝也故有使齊

諫張儀二事再諫被遷於 外尋召回又有諫入武關一事



如惜誦乃見疎懷王後又進言得罪然亦未放次則思美人抽思乃進言得罪後懷王置之漢北故其視造都與朝臣俱在南也若江南之野則謂東遷此哀郢篇所以云兩思也漢志原賦二十五篇漁父以上既滿其數招魂大招兩篇未有著落遂一歸宋玉一歸景差李善又以大招篇名改招魂爲小招試問皆原之徒何以見差之招當爲大玉之招當爲小乎且九歌十一篇淮南劉向皆定以九漢志因之而韓昌黎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篇與原賦二十五篇之漢志合若不收二招僅二十三篇耳當以此足其數可也又王逸以大招或言景差招原爲疑知爲原作乃謂

作於放流九年自招其魂宋晁補之決其爲原作又不知其招何人蓋原自放流念念不忘懷王斷無客死歸葬寂無一言之理謂之爲大尊君之詞所以別於自招也舊認定景差招原不得不硬添楚王舉用等語遂致文義難通矣按朱子楚辭集註云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古者人死以其衣招之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又曰大招不知何人所作或曰屈原或曰景差自王逸時已不能明矣其謂原作者則曰詞義高古非原莫及其謂不然者則曰漢志定著原賦二十五篇今自騷經以至漁父已充其目矣其謂景差則絕無左驗是以讀書者往往疑之然以



宋玉大小言賦考之則凡差語皆平淡醇古意亦潔淨閒  
退不爲詞人墨客浮夸艷逸之態然後乃知此篇決爲差  
作無疑也雖其所言有未免於神怪之惑逸欲之誤者然  
視小招則已遠矣其於天道之屈伸動靜蓋若粗識其端  
倪於國體時政又頗知其所先後要爲近於儒者窮理經  
世之學子於是竊有感焉因表而出之以俟後之君子紛  
紛之說要當以此爲正

湖廣通志

湖南王撫軍士俊戒楚士二則云宋玉高唐賦所稱巫山神  
女曰朝爲雲暮爲雨此指神女之所司耳非指楚玉行幸  
事也而後世以枕席當之是褻天也屈原九歌中所謂湘

君湘夫人不知何指而秦博士以爲堯之二女卽舜二妃  
後人又以屈詞衰艷遂加嫚語其尤甚者酉陽雜俎所載  
羣玉先之以詩繼之以夢何其敢於侮聖歟夫雲雨興於  
天降於地雖三尺童子知司命最尊也堯女舜妃爲聖嗣  
爲皇后雖狂愚之夫皆欽靈爽不磨君子對青天而常懼  
敬鬼神而遠之何褻天侮聖之大戾偏出於學士大夫之  
筆而莫之省也蓋宋玉諷君之荒淫而託爲謬悠不稽之  
論屈原冀其君之復用而託爲美人香草之詞二公皆有  
大不得已焉者所謂寓言十九也後之人執其說而泥之  
是不畏雷霆斧鉞之誅且陷古人於大戾矣其各以爲



羅龍躍德山十六羅漢贊 妙徹空靈迥不作人間烟火氣贊  
 羅怛羅尊者云雕鑿聰明復歸淳一皆滅如斯休老要術  
 贊難提密尊者云指揮如意見素抱樸機閉不動修觀毋  
 忽贊茶畔此迦尊者云坐綠天中書綠天字青縷管城子  
 奮無白贊佛多羅尊者云秦皇一碑無字何以莊子大聲  
 不入里耳贊迦哩伽尊者云一丸揚舉雄心萬里矯足風  
 雲決眚遐視贊因揭陀尊者云寒松朝槿不挂塵襟流嘆  
 化消華思止停贊迦犀那尊者云容裔仙裾雙眼針綬非  
 晉董威百結殘碎贊賓頭盧尊者云尺許長眉匪同半繭

常德叢談

卷三

怨黛去舒寶光盈展贊 成波迦尊者云閉目托腮着想低  
 頭訶子大千難入瞭眸 贊敷演哩尊者云將有漏軀作無  
 生觀忍坐蹋足吼獅負 肩贊諾詎羅尊者云羣有俱消屈  
 顧右膝袖裏清風不徐 不疾贊代羅波斯尊者云玉簡金  
 函天書文字虛白奉看 吉祥鋪地贊阿逝多尊者云維摩  
 寶相寫到虎頭毒龍芳 旨狂象善由贊跋陀羅尊者云惡  
 無四辯語有三空十指 拳屈入正在中贊跋哩咳闍尊者  
 云握摩尼珠焰濁水源 法座宛臨古龕現前贊蕪頻陀尊  
 者云甘露注瓶雙鳥在地微晒一般靜者如意其子儼跋  
 云唐高僧貫休與清瀾 遊為畫十六梵僧像與說法唐之



末季曾收入禁宮後應夢歛僧求還因復以賜江內相有  
詩曰祇因夢乞歸巖寺要使邦人習俗移乃造應夢羅漢  
院家巖遊走海內得其一冊謹效東坡依像作贊異口同  
音不塵不刹願闍浮百億痴兒急撓蓮花藏香水三千澆  
洗俗障可也

德山志

長沙至辰州經龍陽武陵桃源三縣沿別有山道不甚崎嶇  
可省一日程昔朱子撫苗經黃塘嶺嶺在郡南七十里皆  
不經州邑治爲省供億之費耶自非朱子莫肯出之矣然  
郡中實有朱子手書石刻固嘗至武陵恐不可盡以年譜  
爲據

嘗德義談

卷三

三

牛鼻灘有潭漁者入之云有寶劍兵書取之則風濤頓作不  
可得或改爲牛碧潭非也前明有諸生送提學至其地出  
聯曰牛鼻灘頭楊柳瘦諸生莫對歸以語陳可禹應聲曰  
鵝湖山下稻粱肥可見牛鼻之名其來遠矣

右言

武陵姬秋水明慧能詩譚友夏有五言絕句七首寄贈

補

